

春秋集義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程氏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書晉侯者甚晉侯之惡也孔子曰晉文公謗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謗齊桓晉文俱有攘楚之功但究觀聖人所書之迹則

譎正之論渙然矣

謝湜曰曹衛楚與國晉文公欲制楚寧宋故首激楚侵曹次激楚伐衛再書晉侯甚晉侯用兵之譎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窒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

或曰曹衛背華即夷于是乎致討奚為不可曰楚人  
據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  
盟楚雖得曹新夸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  
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  
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于  
奄豎里鳬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  
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  
而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朱熹語錄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  
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者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  
矣以執轍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  
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或問晉文公謫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謫  
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為通曰  
晉文舉事多是不肯就正做去晉文用兵便是戰國

孫吳氣習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謝湜曰內殺大夫書刺諱之也言以周官三刺之法  
審其情也魯使公子買戍衛以防晉難也晉人威勢  
雖盛使買以死守之可也力不能抗則伸直辭明正  
義聽命于晉可也晉之伐衛也魯國懼難乃至不卒  
戍事而殺買以說于晉不忠之大也捍患禦難保人  
民安社稷所恃者忠而已內不忠于其臣外不忠于  
其鄰不可以為國故買之戍衛也書不卒戍書刺著

買之不忠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于強國

于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也

楚人救衛

謝湜曰衛恃楚距晉故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謝湜曰凡執諸侯及大夫皆奪爵稱人晉侯因入書執而不曰人者文繼上事不可復稱某人故也晉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執共公以畀宋人楚嘗伐宋圍宋曹嘗與楚執宋公然則以共公畀宋

將以激楚也入其國執其君執不以罪而以激楚執之不以歸王而以畀宋書執曹伯著其服人以力也書畀宋人著其誦而不正也諸侯失國名晉人執曹伯不以罪且曹伯不服義不當絕故不名

胡安國曰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

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謫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范祖禹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晉文公尊周

室定襄王敗楚師于城濮遂伯諸侯齊桓晉文五伯之盛者也

謝湜曰城濮之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衛而晉文與之戰也城濮之戰戰之善者也文公即位四年選才任能和輯民庶蒐被廬作三軍國可謂治矣齊侯宋公秦伯以師聽命而從得天下之力可謂衆矣是以奮然特起于中國萎蕤之後覆强楚勢若振槁而齊桓之烈復見于時自是夷蠻不敢出為寇盜而

生民賴是以蘇惠安之功大矣故曰城濮之戰戰之  
善者也雖然春秋之法不以善掩過不以得恕失其  
功大者其責備城濮之師固有攘狄之功矣然致楚  
而敗之不若召陵伐楚之為善也戰而克楚不若召  
陵不戰而服之為善也故城濮敗不書伐責其討罪  
不明也戰以晉為主責其以攻戰為事也楚以夷狄  
抗中國故子玉貶稱人

胡安國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

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又先軫獻謀許復曹日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凌諸夏滅黃而伯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

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  
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  
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  
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朱熹曰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强大齊晉若  
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它極强大所以齊桓  
晉文責之皆是沒繫要的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

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煞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復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楚殺其大夫得臣

謝湜曰得臣剛愎自用勇于必戰楚子畏晉欲還而得臣傲忽無退志故城濮之敗歸罪得臣而殺之得

臣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